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

二十八至
三十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牟焜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八

餘姚黃宗義編

傳四十二

雜傳

宋石塘林氏郭萬程

郭萬程曰吾縣宋世家石塘之林與北里之劉俱世臣殉國難元目為叛幾無噍類史訛且闕志失其故久矣苗裔亦諱余甚痛之幸具忠義集而紀年弗核乃為釐次以論

其世林實多賢雖女德足稱焉故劉以連姻顯而志軼過半矣乃庚為之傳以表所自者遠哉福清縣東里許石塘林氏居焉其先固始人唐著作平遷此或云其後荷為潮州刺史至宋伯材去平五世矣三舉進士不第子格娶於陳生子迪夢祖塋題柱云山道養靈窠遇酉生珠玉熙寧元年己酉而適生六年格始以諸科特奏名為建州司理試將作監簿後贈通議大夫迪字行中元祐六年進士為福州教授知餘姚縣適字述中未冠國子監第一元符三

年進士甲科第四人浮湛十餘年丁母憂廬墓甘露再降
宣和間知南建州每言刑三十一言以蔽之曰罪疑維輕而
治尚清簡又舉范忠宣言私事胆小公事胆大為訓靖康
元年福州兵害其帥擁衆數千道出南劍適遣司錄謝如
意諭以禍福乃縛巨魁二十餘人斬之建炎元年偽楚張
邦昌伏誅削其元符科甲名籍陞適為第三人每舉王彥
章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而稱其為忠義第一時詔錄熙
寧元祐忠黨後適以縣故進流民圖鄭俠聞因追贈官其

孫二年上言苗劉逆事在西掖不失義自起居郎特進
中書舍人三年以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福州兼福建
路安撫使初嘗提舉常平至是尤為鄉邦盛事焉次年
奉祠歸里中為立畫錦坊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終龍
圖閣學士開國子贈少師金紫光祿大夫葬裏橋嶺有
妙峯集四十卷子埏字仲成蚤失父兄田廬蕭然刻意
自勵事生母劉恭人謹及篤撫孤姪以遺恩授監稅為
漳浦縣丞因母老乞祠歷福建提舉司幹辦常守職爭

是非不以小官有所屈知潮陽縣州符造戰艦而不給一錢延條不便守怒譙讓遂藏符束擔欲去會詔寢其事又樽節贏財代民兩年丁鹽錢提領戶部犒賞所長官欲酒本為羨以獻延力止之陞對請罷提領以諸庫隸諸郡知沅州治蠻徭以恩信而守備不廢民夷晏然秩滿諸臺上治行方中年而力求祠歸蓋淳熙十一年三子同第進士矣縣令江濤詩以紀之曰千里朱幡迎五馬一門黃榜占三人為立椿桂坊以表其盛先是適

姪居海口者資深第進士資熙亦大法科至是闕閱日
盛而其恬約如故享祠祿者兩任八年矣病革猶曰平
生無他憾獨掛冠不早爾其倦仕進如此積階奉直大
夫爵開國男卒年六十九葬大湖山之原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子四碩人卓氏出惟季琮以蔭知海豐縣同第
者璟瓌琢皆嚴而有成多碩人之教焉璟字景宥知靖
安縣疾比屋禱祠卒行路相弔歸罷市祖送同僚遣子
護喪蓋廉仁而得者也瓌字景溫為江山主簿奉州視

委輸餉以贏錢五萬不受遷仙遊丞教授沅州州屬撰
錫宴樂語以非祝君父辭歷陽朔萍鄉命下萍鄉發常
平粟由澧陵入湘江以餉襄師瓌爭曰邑僅綫流可通
中間陂堰百餘當此旱乾而奪粟毀堰則本實先撥矣
郡臺以聞詔免津發和糴令下萍鄉當萬四千石瓌以
邑阻山舟車不至七萬口自食其力不給倘有之不可
致郡為鑄額復命糴三千石聽留於縣又奏記倉臺今
之常平或數十年不啟鑰矣豈復有粟哉請令州縣各

實占數歲豁一分為耗所積不過三分所豁至三分止
使者陳貴誼因奏行于諸州鄭性之為守察而異之矣
遷通州靜江府知容州前抑民市鹽加正耗外米者悉
釐革之年餘乞祠端平改元性之簽樞密薦瓌以為軍
器監簿或言其不可致除知寶慶府辭至再除直祕閣
予祠淳祐改元年八十矣侍郎李韶言瓌高年清節進
直煥章閣予祠祠凡十任苦貧自若其時出者或竟老
死及多貶議惟瓌歸然無異論卒年九十前歲預言其

期將革謂身妄也去則歸真矣請其說者告以塞天地之間通晝夜之道云爾初葬妻夏氏去郭五里營壽藏命其廬以全菴至是可謂全歸矣琢字景良少入太學登甲科第四教授鄂州往時丐州家羊豕稅助養士琢却之而以節浮增學田三為轉運幹辦秩滿有旨待掌故執政欲攬授辭歸四年不通問執政以他屬久之除吏部架閣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教授輪對言由陛下剛斷不足故欲更化而未善治民

生憔悴極矣當發內帑省掖庭裁戚畹覈貂璫及破數十賊吏家可活數百萬民寧皇嘉納改國子博士請外知興化軍前守坐減楮價罷奸民動以訐官吏琢令如詔交錢則皆坐未交而反之訐者遂息矣監司按產配民藏楮琢屢請期寬之督者多猝至又預示為備比去無犯者而楮價自增郡多名剝鬻寺取財名曰實封逐僧沒穀名曰拘椿而悉罷之且蠲稅有差改知全州未兩月擢廣西提點刑獄引疾不拜改知袁州疾愈矣為

辭遠節而就近麾不可也力請祠凡四任寶慶初召再
辭除寶章閣予祠褒以訓辭滿詔之再任蓋自五十後
喪黃宜人而獨居矣宜人溫陵通直郎輕女也幼孤隨
母聶夫人依縣侍郎簡肅林公公性莊獨竒之擇對歸
琢嚴之如賓事舅姑孝隱約宜家而其子皆賢比卒子
公遇公選侍父服勤跬步左右夜闌燭跋猶不忍退二
十年如一日故琢每謂家食雖貧至樂也歲積祠祿買
田贍宗二子善承志賓祭無闕禮與仲兄友善時方之

則反告于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為之悲慟哉其葬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上其行于有司友人陳敬純斂賻贈而弟學顏助葬事尤盡其力云

吳文墓表

唐順之

文字之變于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為予以惡惡為奪予以與

奪並故其為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為予以
不得銘為奪奪因予顯故其為教也微義主于兼載則
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為
體也不嫌于詳義主于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
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也不嫌于簡是銘較
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
尤甚漢蔡郎中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
以為多愧辭豈中郎知嚴于史而不知嚴于銘耶然則

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恠余兩為
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間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
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
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于朝不能信予奪于其史退
而處于鄉不能信予奪于其銘是予罪也雖然予奪非
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于銘焉其或牽于一二親故
之請有不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
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

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為表者是
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為狀
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為無錫之間江人大父諱某
云云君少讀書為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
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使照磨不赴任遂
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
七十有五墓在間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
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恣慰詣余請文而君族弟

從夏實為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于唐太
史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
守余雅重之故其為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于京
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
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
乎故余叙所以不敢輕為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
謹書君之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志慰
使饒諸墓上

官乞休致轉通直郎賜緋瓌子公奕通判泉州孫成之
高安主簿文之字子彬者不仕為古文從克莊克莊以
文印屬之有若存集及朱墨通鑑綱目琢子既不仕僅
孫觀為尉當宋末造其蔭澤微矣而同既隱獨以忠義
報國德祐北狩景炎立於福州尋避入海上閩郡多附
元次春元北有警名諸將班師七月宋樞密張世傑圍
泉州未下傳檄諸州多起兵應之前監丞劉全子公遇
之壻也于琢舊宅置忠義局募卒伍以復王室宋以為

福建招撫使九月元額特默色入福州諸郡復失冬兵
人福清全子拒之大敗同宅既建局衆勸避之同盛服
坐堂上嚙指題壁曰生為忠義臣死作忠義鬼草間足
可活吾不苟為爾諸公何為者自古皆有死兵至詰之
大罵而死全子轉匿株連親故甚衆急而經至元十四年
也次年三月元索多行省事於福州鎮撫瀕海諸郡有
司執全子妻林氏詰反狀林氏叱曰我林劉世為宋臣
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謂之反者汝知去歲有

以血書壁死者乎是吾兄也吾心忠義一耳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為汝等辱耶而遂遇害次年宋亡噫乎林劉之起忠義豈不尤難于當事者哉然林從容死劉喪敗亡均之不屈于敵其妻不具反狀益白矣一門之烈何其異也史有林氏傳以全子起義兵事見劉同傳而列傳無同者獨有空齋傳蓋同號空齋取空同之義也故忠義集稱曰空齋處士史訛同為空齋父而監丞為同官以空齋舉進士歷知縣家居全子為全祖福清

為永福與林氏傳矛盾幸全子之名附林氏傳而同事
暨見其言乃可尋繹不泯志訛同於隱逸言至元中臺
郡上其行義詔徵所著小孤山人集命之以官並辭不
就無乃合獨全其節後人因為同諱之歟按永福宋仕
者林稍有之劉不槩見其均為吾縣世家明矣劉科名
倍石塘全子為族屬居去石塘里許故就而開局今有
種祠守之林自南渡至北轅與宋相終始後雖散微局
地為墟然至元七百餘年乃為異姓所居臧文仲哀六

與蓼臧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時去千五百年矣今去
二氏未遠幸子孫有存者其墓多湮沒余尚考其一二
而同輩葬否則痛其無徵矣追而祀之不在賢有司乎

宋三老

郭萬程

唐制赦宥推恩於民百歲上版受州刺史九十上者刺
史或司馬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福清百歲上者
二人九十上者一人皆封初品而稱三老云林雄字道
祖永西里人也善方醫閨門敦睦政和七年明堂成赦

太學生劉特等以雄年百四歲奏乞推恩敕曰古者貴老以其近親也爾安居閭里年逾百歲子弟化之鄉閭服焉錫官命服以明朕尊重耆老之意既為閩海重又為後生法可特授右迪功郎致仕又三年乃卒林洞安夷南里人當紹興十年張魏公浚以安撫知郡母秦國夫人初度名其燕堂曰眉壽縣宰林世修以洞百三歲二子皆踰七十鬚鬢皤然衣綵翼其父進而為壽浚悅而禮之以其狀聞敕授右迪功郎致仕又十四年乃卒

二子皆終九十餘吳齋文興里人紹興二十九年天二
孝養以顯仁皇太后八十有詔寵錫高年齋年九十有
一矣姪芳居上庠以聞教曰老老以及人老古今通誼
也汝積善勵躬年過九十屬諸異渥寵錫榮階豈特以
示朝廷之意亦以增耀于閭里可特授右迪功郎致仕
又三年乃卒是後淳熙三年以太上皇慶壽推恩稍優
遂有增年詭籍以冒寵命者衆矣郭萬程曰宋仕大夫
壽考蔡伯佈八十七致仕林瓌九十可考也乃此三人

不亦異乎或曰雄者儒學槩子也蓋與其子將仕郎
監酒稅者偶同名耳槩生壬子伯佈同庚雄少二歲
而壽再倍幸全享太平之盛沒則明堂非宋有矣紹
興二老雖當南渡而不覩北轅之難其亦偏安之幸
哉

歸三老 程可中

歸三老崑山人年五十鰥居城南壕上得米炊於床足
並日食而好為大言丈夫居當華棖隆棟聯隧達衢出

擁峨編搗怒駟何致作賈豎握一錢惟恐從指罅漏去也故人笑之以為狂疾鄉富民莊小舍者五日一詣邑應科差會晚不得入城就三老宿三老顧室中無所為暮舖惟牀下鷄新鷄悉截其喙距魚而進莊噉而甘之不暇問何肉也明日入城勾當館人留餐曰吾歆三老異味不能擘若若市脯噉我三老曰夜以咄嗟無具赤伏雌之族充君之筋顧安復得嘉柔引視數之政得喙十六距三十二莊為惕然因謂之曰三老貧欲謀利難

寧如豬資若資斧入郡選市肥腩鬻諸屠肆當得息錢少贍三老曰諾莊歸持百金并舟徒從往三老道阻暮雨遙見一人敝裾悴容予于郵舍底雨勢少殺登岸問之曰林某閩人與計偕逢劫一僕死於盜一被巨創主僕不裸者僅廁腋蔽下體耳三老曰無傷請客移創者并入舟為具澡沐肉食藥劑創者亦幸無恙於是盡出其百金為辦裝十割其八一無所市而歸後五日莊來問息錢如何曰萬倍曰何也三老語之故且欲納還所

刺金莊懊且愕而終賢之為非常人委之去無何崑山
令使三老為塘長嘉其能所言多從乃林某者試春官
以第一人成進士除翰林院庶吉士請告取道於吳時
鎮吳開府中丞為林某姻連昵甚監察御史則又其授
業姪也咸郊迎金閭亭下酒半林某起再拜伏地不起
至泣下曰曩余遇標於此舉足成殍歸君塗人傾橐相
濟寧空身歸於困此豈世人所能兩臺適官其地而能
為某報歸君如某躬所為也者某且不朽兩臺許諾交

下牒崑山急歸三老乃崑山令則以已與三老周旋疑所部察讓三老已必不免三木囊頭遣行入見中丞臺中丞望見讓令何楷致賢者目令出引三老烏幘絲鞞寘上座授餐見御史臺御史以仲父被恩深直下拜登致辭傳命令丞以下宴寵之自後凡郡邑大獄劇務諸所不理者咸牒歸塘長處分遂致珍瑤累鉅萬營宮室舟車服御一如往者言築橋門百餘尺郵卒操版蒲伏橋外喝名而入鄉里咸豔之此聞之崑山髯上人言歸

三老五十三始有室嘒嘒之志不貧老詘豈誠有所見
耶卒食太史報享有才名信其志者二十年市義之効
如何哉莊小舍一村叟有槩於衷貸而不責蓋與市儈
駟詐然諾若風者不侔矣彼其持一囊自固沾沾計得
何殊鼠害粟豈人也哉

湯表背 程可中

分宜當國其家督少司空操予奪之柄又精賞鑒故天
下之珍瑤寶玩晉唐墨蹟畫片畢集惟以裝潢收藏無

其人為憾時姑蘇王廷尉某故太傅文貞公孫也以蔭累為冏卿出入分宜門與司空有兄弟稱云屬冏卿購其人冏卿遂以所知湯表背薦極贊其能司空為致二百金為秣馬費至則相得驩甚嘗居旁侍食見寵用往來二家門下足恭問對恒稱主二人亦以其能而不伐也親信之冏卿私喜以能置心腹權要左右而湯小人也瞰知冏卿家傳文貞紫金盤重踰鎰中盛漢玉杯希世珍也密以告司空司空屬湯求旃冏卿心念此吾先

世重寶愛踰於命乃謬對曰功名富貴相公之恩司空
之德惠也誠何敢怵司空幸與我大中丞理漕務我即
舉以為壽功令無以廕得開府者罔卿特藉是為解耳
司空曰罔卿姑舍是吾請吾父晉君奉常大廷尉少司
空出理河政是事權等中丞而秩階有加罔卿許諾適
求得璞中玉如羔肪百金購滇良工日夜琢成杯與家
所藏者無毫髮異并其盤以獻司空喜甚一歲三擢至
奉常一日湯來謁罔卿與之粲矢口曰湯君故人吾有

人乎司空之側杯吾太傅舊物即償十五城弗易誠何有於空銜湯驚曰安得有是言在司空所者非耶罔卿語之故且呼杯來吾與湯君勞湯心久欲傾罔卿而已獨當分宜矚睐翼日告司空曰罔卿蔑主其博美官者贗也昨暮飲奴見之其良十倍司空嗔忿奮袖起湯曰罔卿不攜家篋筥具在臥內主旦日往拜將許僕十人搜其室真杯得矣司空然之晨往罔卿有老家幹從隙中遠望司空意弗善曰必以杯來急內杯懷中跳短垣

外避司空入坐未竟起執問卿手曰奉常官三品乃不
如一酒觥寧忍以贖相詒問卿曰向言相公恩出司空
析骸剗胃不足稱報其敢以要領嘗斧質且杯絲縷如
出鬼工豈世間俗工所能下官無家櫝篋具在請檢之
檢之得他杯十二皆下品也問卿起謝曰人嫉我蒙恩
厚耳幸司空無入小人之言而猶不虞湯之構也司空
愧歸大責湯湯無以自白他日又過問卿問卿曰昨履
虎尾幾不免而杯幸在杯來吾與湯君再酌湯退家幹

曰郎君慢藏安知昨日之危不自湯致奴且慮明日及禍罔卿頓足悟曰是己是己將奈何曰奴黎明懷杯潛歸嗣圖解官歸耳詰旦家幹甫出城而司空嗾緹騎百人來搜又不得司空慚失舊歡又疑湯小人為構狐疑於心終不可解而罔卿亦思有以報湯矣微偵其所為會會稽人持唐宋人畫三卷湯以百五十緡市之而因鬻司空八百緡罔卿密名鬻畫者曰若取卷來吾倍值酬若即不肯若佯以刃破額彼必懼矣鬻者如指往湯

入告司空司空亦不甘心棄八百緡也罔卿獲卷乃大
張具請司空枉其宅曰湯奴背恩構我二人其始入也
自我之疎偶獲三軸聊以贖罪司空驚起曰卷奚自為
值不貲何以得此罔卿曰浙人宦家子欲薄宦京師無
階將售此為羔雁幾為無賴所奪奮欲自剄始出諸虎
口我以九十緡得之不足當司空寓目也司空曰湯奴
狡若是當令齧吮其肝是嘗入我度誘乃公八百緡猶
以為不足而來告贖不虞纔九十緡也罔卿曰湯憑恃

威靈向下官索三千緡未與啣我遂以杯為釁端賴司
空仁察幸完首領湯橐中蓄已不訾皆恃司空聲名恟
愒橫索恐不利於相公司空不憚罷酒去旦呼緹騎圍
之籍其橐銀八萬五千兩他物稱是拷掠湯無完膚遠
戍密雲時湯來京師未及期今詬薦人者曰無若吳門
湯表背也

歎詞盟汪文弘何偉然

歲丁未于瓜渚與汪文弘遇越六年癸丑於真州與汪

鳴瑞遇皆結千秋之契不知鳴瑞即文弘宗人鳴瑞亦不知余先與文弘交及甲寅秋復真州聞文弘計灑酒遙哭與秋俱慘鳴瑞亦不知余為文弘傷也忽秉語云有文弘叔祖遺稿乞為商略以存文弘余趨語曰此不慧典型也前此之愁顏正傷此老成耳相與悲歎不已且詰余得於文弘者何似因述其所見知者以備傳述若夫世裔與其生平自有太史公筆紀在途遇文弘於瓜渚陳兆聖月舫軒兆聖性豪放入其座者一以風流

諧謔為勝適文弘至談詩縱橫倘若無人當者半為笑
半為噍文弘瞪目良久曰江上風流盡矣余因知文弘
真大雅也夫詩人言詩猶耕者言耕織者言織固本分
事乃酒人狂客放浪形骸篡入雅道無不風流自命及
遇詩人反藉口善易者不言易以掩其愚於是談鋒相
角刺繆支離勝則薄其短不勝則忌其長大雅淪亡莫
此為甚文弘力起而維持之遇善言詩者則拜遇好言
詩者則賞遇欲言詩而勢不能者則儼然師導之遇喜

聽言詩者則欣然以粲齒予之詩之外似無一可為生
活者余不能言而善聽直如游魚之於鼓瑟頑石之於
說法故獨以心知相結嘗訂三吳之游宿糧難舂爽者
已久至己酉秋余以下第入山陳載道訪余至西湖紅
葉滿眼詩思忽飄念文弘不啻萬里李杜與載道宿初
陽臺夢文弘攜手看紅葉談及韓夫人詩其後余上揚
州文弘從茱萸灣來晤遂言去秋曾夢與余看紅葉述
其夢中所見併其時夜一與余合情之所契神異如此

余病卧蜀岡絕似相如茂陵秋雨時二三兄弟各赴文
酒社即咫尺者隔若千里文弘獨不憚遠頻來相視袖
果相餉坐床頭朗讀新咏索余強起而聽不覺岑岑者
聞檄而起也其率真之性慷慨之氣一屬先輩多不諧
於小兒惟老成若高洪父陸無從者尊且信因與結伴
常入廣陵其時淮南社初成人紛如蟻何有一文弘乃
寬衣博帶登壇闊論叠出驚人語英異爭下之自是廣
陵多宗為祭酒設講席於東郭柳浪菴置之高座右列

詩僧右案韻客戛玉鳴金粟人如嚴雪得解人則快賞
若異寶間出快語以手擊几欲穿引古證今可翻可駁
有啓發再四不悟者則痛哭若有所喪傍觀謂先生癡
絕蓋謂不如是則說不精也有隸人子者蒙謂同宗蛇
形奉教遂訓之如子然其人陰陽詭譎甚為不祥假束
贄之說料斂以為利宗人直奴之其人巧於削迹席遂
廢每一詩成疾書百幅沿客分示余所往齋頭無不見
丈弘詩者一刻不談詩即病一刻不遇喜談詩人亦病

偶思及一友或偶有一得不論旦暮不論飢渴不論遠近必晤語而後快距余十年許一日走晤者三不肯損余茶供傾談久則巾角出兩錢易餅與余分食必竟其論後去去而復有餘緒更返而足其說以余知言是以說之詳也不嗜酒喜人聚飲坐銷長燭不倦不耽歌舞當歌舞之會又必賦詩以紀盛至於山水則不事追隨蘭珮籜冠芒鞋竹杖時與孤雲往來余結社春江遺書邀之司盟許與鑿江一新烟月竟不果而死夫不得生

秉旗鼓而徒招之魂也小子何述焉其立德立業汪髯
序已悉予以立言則詩人不外於詩故以談詩者為文
弘不朽

梅臣曰為儒說書為僧說法至於詩歌咏太平已耳文
弘以儒宗禪觀會之於詩開一講座功德得未曾有毋
論宗旨皈依法果不二即其雄恣無憚固大雅而有浩
然之氣者也可以挽儂薄之習矣

逸事 蔣鑛

事胡以逸或以瑣棄或以忌誣采風者不問諛墓者弗
哆也逸事胡以傳事微而梗槩存人久而月旦定窺豹
者見一斑相馬者出驪黃也夫艱貞蒙難凜凜千秋靜
思玄對如歌易水忽然隕涕忽然髮指匪直幽闡亦備
羹牆其利我亦大矣傳自唐寅以下凡四人

唐伯虎寅

唐伯虎寅與都玄敬穆雅以高才負時名伯虎性豪爽
玄敬稍迂腐常同學每夜酌清泉向北斗晨起拱揖飲

之自謂吸沆瀣之氣伯虎竊笑陰以他穢易之玄敬悞
飲已知其穢也大恨弘治乙未同上春官主考程篁墩
問天文策門下有洩之者伯虎對策獨詳而性故不檢
每對人言我當魁多士玄敬聞之以語其友給事華景
景遂疏程鬻題詞連伯虎竟從黜而程坐法削籍尋命
搜落卷玄敬遂登第伯虎恨甚終身不與見每迫遇輒
起相避居久之文徵仲諸公強居間令解玄敬內愧亦
求解而伯虎心獨恨常燕坐磴礪樓徵仲攜酒過之陰

約玄敬以不時至至則奚奴報都某已亟登樓矣伯虎
急墮樓幾死終身不復面敏政被誣解職念疾而薨京
師有雪夜祈仙者公降筆云雪夜因與東城蘇子游聞
有請詞仙者余謫仙之遊也事之不偶殆以甚焉詩以
紀之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清夢
遠海東東更有蓬萊又云紫閣勲名事已休文章空自
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直松
遭謗毀杜陵芳草笑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

一故丘又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雁未
高羅網合麒麟遇見信時猜迅雷不啓金滕冊紫電誰
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

朱中丞紈

朱中丞秋崖精嚴孤介督兩廣首嚴通番之禁有新襲
衛弁者世以舶市利家累鉅萬而新弁年最少有母有
嫂族無餘丁中丞掠治坐法當腰斬獄已具未論七日
而闕下權貴人居間書集轅門中丞廉知之勅門下姑

勿通候某因論竟已而視其書果皆為通番弁者中丞
後中睚眦坐殘賊免戒行惟一麓囊先是以軍興費檄
五省餉二十萬貯廣州未處分藩臬諸公以中丞貧不
任治裝意此餉可從他途輦送而以中丞嚴恐喜怒未
可測有沈倅者吳人也常與中丞接慙勤諸公因介倅
探之時中丞已角巾登舟矣倅入謁勞苦若平生歡倅
乘間道諸公中旨中丞忽起入良久傳諭門下肅三司
吉服入中丞衣緋出厲聲曰我雖奪職而賜劍猶在倅

敢妄言汚我軍令守便宜當斬首顧司馬行法倅叩頭
流血請死三司跪謝乃免中丞既歸惟草舍三楹夫人
漚麻易升米治饘粥中丞少有受業師心德之微時約
云他日富貴以千金相報後督五省師如約往至則軍
令如秋霜門下莫敢為通者居數日中丞駕出師於道
傍呼秋崖識我乎即下車謝令兩指揮延入頓首曰師
久未報敢忘宿諾第需之俄報四武弁失機應對簿中
丞曰先生幸為解可得二千已入報當庭受法師於帳

後屬目意中丞已解當寬法矣縛至帳前命分其頂力士手銅瓜盡斃之師大駭語中丞曰幸聽我我已受金而斃之何以報之中丞笑曰固也吾聽先生先生為於此弁甚大師問故曰我以軍法論斬當揭黃世爵絕矣今擊死爵固在也師辭出果重得金

周給諫怡

周給事順之論救楊御史爵弁逮繫詔獄五年上忽念之赦歸田里未幾熊太宰浹疏諫箕仙如楊御史如前

疏旨上追理御史及救之者密諭緹騎復逮之順之家
居死陵之太平既赦出策蹇歸道蕪湖見邏者二十餘
人左右挾之走意疑之呼謂曰得非上意不釋我乎衆
應曰然尾之益急順之好謂曰纍臣誠不敢望歸骨第
老母在念兒得罪倚門血且枯矣願一歸拜之疾會逮
於是挾小艇歸而邑令得密旨先坐其堂中順之具道
歸一拜母意令坐定不起順之呼家人吾遠歸且饑取
草蔬與令同飯令不食而順之獨飯糲糗二升許令視

其神色自若度無他乃謝別去順之入母持之大慟順
之跪泣曰兒不孝以狂言實禍貽吾母憂死不足贖雖
然母當年令兒讀聖賢書通朝籍幸備耳目之臣不能
緘口持祿誤君父母勿以念兒故重不孝罪悲慟至夜
分其夫人長號欲絕順之正色曰吾豈為兒女子戀者
顧高堂垂白長繫請室不能一刻安膝下用是腸九回
耳漏下五鼓即詣邑庭請赴郡就逮於是郡之縉紳先
生鄉三老盛供帳祖於郊順之飲盡一杯顧諸公曰此

生奠我耶衆泣下不能仰視有哭失聲者順之慷慨語曰狂瞽愚臣久當鈇鉞幸主上仁聖不忍殺縱之歸即再逮我罪無加於前寧遂死之乎行矣與諸公會有日也徐赴法官受械緹騎憐之釋弗械順之昂然曰天威咫尺豈爾輩玩法地耶索械被之兼程赴詔獄獄吏希上旨窘之萬端天幸得不死語具楊御史處困記居三載大內火上聞火中有神人呼順之同繫者三人名乃赦出之順之既得出而太夫人尚無恙余客長林去太

平不二舍邑之父兄子弟猶能言其事有雪涕者噫順之真豪傑也

畢太保鏘

畢太保鏘為京兆時休沐還里下車兒童擁縱觀之呼公名曰是畢某乃作大官公熟視撫慰曰爾亦讀書學我作官了無愠意人服公雅度卒年九十有四時蒲圻謝中丞鵬舉年九十二能乘騎伯子京兆年七十趨走膝下若稚子袁石公過蒲贈詩云一行旌節萬人從爭

看前朝老卧龍杞梓榭楠俱朽盡就中留得兩高松是
年存問畢公號松坡謝號松屏故云畢公以戊申九月
卒先一日朔夢與金庭朱公二山楊公及謝公同辭闕
下旦起曰吾其行乎浹旬示微疾輒經紀身後事忽一
日呼家人持刺召邑令及博士官與訣遍呼諸子婦環
跪受戒語門下士至者各與作別人人盡所欲言俄驟
風作公談笑瞑而是年四公果俱謝世甚奇也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墓文一

文苑

趙詵仲墓銘

宋濂

括趙君諱友桂字詵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二世孫也曾祖曰崇焜祖曰必垵國子進士父曰良贊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籍中鈎索義訓如廷尉

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定一有釁罅必讞而鬯之弗鬯弗止也其于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窮其會通蓋君於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子多其有徵間發為辭章珠潔玉溫絕無鴟盤弩拔之病山中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與數稱君典雅不羣君亦視學愈於人恒不可一世容袖文來見讀一二語弗契輒手掩几上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及旦或怒罵如鬪勢或大噓墮幘在地惟

恐卓去亟故挽遊僊都山遲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逢舊館人揖有目不見飯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多寡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藝屢黜去蹇剝且益久志不少變每拊髀喟曰文未至爾文至祿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申金陵大亂幸萬死得存驚讐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下暨不能方越三日卒年甫三十三未娶無爲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疑辨南泉稿兵後多亡其

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括以某年月日
塋南明山之西抱書詣予哭丐銘其墓予發書讀之亦
泣下嗚呼自師廢民散士安於寡陋獵取凡近以斧藻
厥躬妄相標榜謂彼爲毛鄭此爲韓張巍然若可名世
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吃吃不能道一語
惟瞪目視左右若木偶人是果何爲者耶如君者殆可
哀已銘曰

不昭其燾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於墮我懷伊人中

心孔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爲龍文上貫少微後千
萬年於赫弗虧

徐方舟墓銘

宋濂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
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湓同赴召遂
出雙溪買舟沂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
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
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謹諶各取冠服服之竟

欲載上黥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邪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爲謹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請隧

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歷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
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
事為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
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尤善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
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
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
書蟬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盍習古
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

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
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鉢肝剡腎期超
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
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
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
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邪竟避去築
室江臯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悠然若與世隔因自號
白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

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為
隱者服人莫知其踪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
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
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
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
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還其家至正丙午正
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於某縣
霞山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

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
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
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
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鼎
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
男九人某某孫女二人未行濂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
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
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

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
乃歷叙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
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
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
虧

楊鐵崖墓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

殷殷摩夏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
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死召門弟子曰知我文
最深者惟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
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
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
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
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
承休生崑五季時錢氏有國崑仕至丞相自譜爲浙院

四之孫都兵馬使佺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佺之子
从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
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善嗜義聞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
公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
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承相宗勉四世孫也當
顯君有妊夢月中金錢墮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
背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
竹刺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

游學甬東嚮廩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
鈔諸書以歸大夫公謹曰此顧不多於良馬耶躬為
衣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
口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
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為八鷗者君
庶其奸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
十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為
長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

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
外內艱結廬於桐原墓族屬有酹墓者植竹筇於前發
孽芽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
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
嘆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
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
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太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
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

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
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
浪跡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纂
修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
乃還雲間九華山行窩疾且亟移拄頰樓中呼左右謂
曰我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
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我且久
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

接時明之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為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修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遭惡疾錢父母請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孫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四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

祈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為童子時屬文輒有
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暨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
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
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
於詩尤號名家震盪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
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
紀者艷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
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鑄野刻布列東南間

然其風神夷沖無一物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元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沈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踡躑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

爾謂退之非端人也蓋君數奇諧寡故特托此以依隱
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疎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
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
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
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黥奴負君金度無以償
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隣所竊其僣
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無賴之徒偽君文以冒受金
繒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奸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

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過朝歌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景沈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疑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

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已然
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勲績未必專
攻于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藉曰精矣亦未必歲
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
右馮翼俾其延綿而弗絕則其壽育以成君者豈不甚
侈也耶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
乃指此為君病豈知天哉濂投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
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

得不敢有孤所屬故為具記其事而又為此辭一章以
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魄淵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潰于成些獨騎麒麟傷
遺經些袞鉞是非嚴天刑些孰軋以摧勢相傾些濬發
厥辭益崇閔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形些離方遯圓班部
自寧些流霆下春百里震驚些鸞騫鳥瀾天機呈些鐵
甲瑠戈百萬宵征些茗翹頰豎媚韶榮些籠絡萬象橐
籥三靈些彈壓物怪晝夜哀鳴些九華丈人召還紫清

此白鹿夾轂五霞駟此迴風脩脩雲繩繩此天人殊軌
誰強櫻此絳府雖樂毋淪洞冥此盍歸乎來返此

曾得之墓碑

宋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
亦精贍宏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
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蔚宗諸書豈
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
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

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
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
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
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
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止以摘經擬
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
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
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

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於中而復繼之永嘅也公
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邴公五十七代孫其
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著
于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
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
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
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
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

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香莫
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
其精而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
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為辭章龐蔚炳朗毅
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
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
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析
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

于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
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慨然有志聖賢之道子
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
闕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尾而尤愛吳文正公
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
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
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騷駭
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醢酒

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
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
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
一而足其功為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
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
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
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於羣言沸騰之中揚
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

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不宜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烜爾今驟更名必有以

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燧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懼故托修貢以覘朝廷之意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也對曰不過主事耳即日起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譏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

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詠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魯魯作耶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近之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有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

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
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觚翰為書戒之壬辰
次石岐潭果斂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
酉始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
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
人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
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
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

捐館公拔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
惇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
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
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
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于制度者必經公損益
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
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耶公屬
文不喜畱橐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

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藁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稿
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
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末
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蹶然一笑嚴陵徐
導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
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導生過矣濂也何人
而敢上儼于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也相期他日幸歸
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

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于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塾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兮載藉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

敷散爲千塗混其精狃兮彌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
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筥之陽神珠
吐芒莫自翳藏兮有明麗天束帛戔戔蒐羅俊賢兮袞
褒鉞誅寓于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
維烝烝兮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忱
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閭閻邦之老臣
兮媚學躑躅其中枵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
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熒兮下射

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高漫士墓銘

林誌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三十日翰林典籍漫士高先生
廷禮卒於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子三人還櫬以葬
于長樂縣崇丘里之半占山使致韓府長史楊曜宗狀
來北京俾某為詞將以刻焉先生博學能文尤雄于詩
雖談笑奮筆而精思力摹莫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
號為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

自襄城楊士宏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聞
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元周元繼之以聞
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中推詩人
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漑者多黃終于校官周顯刑曹員
外郎先生與皆山並以詩遇今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
翰林皆山即除典籍卒先生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
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毋慮
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其精

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於米南宮
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
置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
致金帛脩餼歲常優於祿入神瑩氣融懷高簡善飲酒
喜談謔與人無賢愚新故盎然如一素彊無病晚得風
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歡夜分乃寐旦
忽眩作弗能言卒考諱駒清才不羈蚤世謚皎白居易
妣陳氏宋樞密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謹年五十七方

貴未幾而母歿娶陳氏先卒葬得佳兆虛右壽藏三十
四年乃合葬三子曰熊曰熟曰然五孫曰箕曰唐曰默
曰堅曰蒲城先生諱棟字彥恢仕名廷禮漫士其號也
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出繼高氏祀復無子取
猶子隆為後遂從高姓是為先生之祖系曰

吳航山川蜿蟺扶輿是生偉人間氣之符嘯風噓雲山
含川嚙乾文坤象隨厥吐舒金石鏘鳴琚珩拱趨他人
夏夏已獨于于上追杜李高岑為徒畫船烟埃石經玄

圃精聚神交視無今古三絕何資一官而旅眷夢雲臺
晚心棋墅龍門其居樓曰玩宇落月綺裘清風玉塵鴻
儀冥冥游羽楚楚其神天游而蛻茲土

王仲縉墓表

王汝玉

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人初遷祖彥超為周鳳翔
節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今王氏遂為義烏
人十三世祖固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年進士
第得官思陽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躋膺仕詳著王氏家

乘考禕字子充以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先生齊名大明初擢儒臺校理厯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後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南仗節死時仲縉甫十三歲聰明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禦鞠于伯氏綬事母夫人何氏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沒仲縉獨綜理生產作業孳孳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視世務瑣瑣無足動其中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指歸曲而暢之引而伸之縱橫磅

礪出入上下務探擷其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器
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蜀
王尊賢下士聞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縉痛先待
制死節蠻徼遺骸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
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慟
幾絕過者為之泣下霑襟述滇陽慟哭記以著志既還
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居無何有以仲縉
名行薦者徵詣天官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

仲縉不幸卒焉實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十有一明年三月壬申子稔奉柩歸葬象鼻岡之原娶丁氏曹氏生四子長穆次即稔次稔次稚仲縉平生無他嗜好惟喜為文章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隅割裂光岳氣分不完學者所習肄委靡極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姿力矯時弊追古道而反之倡為雄偉闳大之辭際皇朝龍興之運俾天下後生晚進有志斯文者讀之若披雲翳而睹青天不知心目開朗也

及持節使絕域慷慨殉義視死如歸遂使倔彊蠻酋凜
知中國威風氣燄之可畏迨王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六
詔數千里咸入版圖公實有功焉僉謂天之佑相盛德
不在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縉年富力强學篤而行修其
來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以黼藻皇
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生耶葬
之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後仲縉之不遂其
志而表其墓曰

天之于人賦以才者或不能賦之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耶抑亦抱魁梧之才者能漏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為人所忌嫉鬼神亦將忌嫉之耶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耶若仲縉之才之壽其必居一于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公靈爽在天地間與日月爭而乃靳嗇其報竟何為哉竟何為哉然徐也積學能文王氏之澤庶幾在是

自述誄

王偁

王偁字孟楊其先東阿人宋寶元康定用兵西方士有
没于元昊者王氏遂為西方人元有天下其地最後附
賜姓唐古氏高祖王父某從下江淮授武德將軍總管
鎮廬州曾祖王父某祖王父某相繼襲爵改上千戶没
俱葬上蜀山下先府君某當搶攘以材用薦者調民職
廬州路治中歷江西福建行省郎中至階朝列大夫潮
州路總管當時稱廉吏第一人所蒞政績卓異子惠小
民攘剔豪右禮賢士植綱紀民奉以祠元運改旺度時

不可為浮海去之道閩閩父老遮留退居永福山中為
黃冠服者十年朝廷聘之恥為二姓臣遂自引決嗚呼
是時偁生方六齡家蕭然壁立太夫人守節自誓艱阻
備嘗手疏先君之蹟與古今豪傑大畧教之外王父姓
劉氏諱某由宣文閣博士出僉閩憲再召為祕書丞沒
王事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其學淹貫靡不
究博古好雅翰墨之妙絕當世不及見之閩先正聞過
齋吳公學行醇偉為士林望與先君交誼相與也先君

沒時屬僂夫子教之第未弱冠夫子沒僂因依歸賴
外王父遺圖書手澤多杜門自研礪少多病負笈者三
年莫臻其至弱冠入庠序與陳君從範游陳蚤入閩過
夫子室獲其指授懇汰其瑕礫示以瑜瑾一旦如發部
矣洪武庚午賓興歲領薦方去海濱觀光上國會試禮
部不利例入國子處縉雲朱先生館下日求齊魯士與
談訪其遺風及四方之賢者而私淑之上表陳情乞終
養高皇帝憫之南歸越震澤徘徊吳會間不敢畱趨侍

湯藥膝下始冀收其實而從範已物故閩故老亦凋剝殆盡四睇毗落無可與語晚得晉昌林誌相與論學假以柯範抗顏為多暇則窮幽極深徜徉物表趣豁如也未幾太夫人捐館舍居喪哀痛不敢渝禮既合先君塋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元以推轂者至京師待命黃閣因自陳願處學校勵人材不允授從事郎史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塘王洪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勅修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

毋慮數千人濫竽總裁之列大將軍英公復征交趾辟
居幕下於是泛洞庭浮沅湘歷九嶷弔蒼梧徵兵南海
既而窮象桂道五管觀師于日南九真之交時有贊勳
大將軍待以為揖客歸仍守其舊官先娶鄭氏新安人
前名御史潛之孫女先卒再娶薛氏閩故族孝養于姑
貞淑內得其職生男一人振女子某一人其次男拱女
子某一人側室李氏出也此族系出處之槩少銳志于
有為毅乎思準古以馭今而用弗克施學雖服羣聖獵

百家窮幽明亟于間道而質淪蠢愚遇登高弔古慨然
發歎悲壯愉樂一寓于詩若文而辭愧土苴其為人則
似隘而容似傲而恭家貧而心樂身困而處裕然疾惡
太過遇權貴不能俛眉下之任情以直不能翫以徇人
成功此其見短于世也見人善不啻若已有之雖匹夫
問未嘗不竭以盡與人交內外莫敢攜此則自以為長
焉若夫抱以為終身之憾者斲失所怙哭吾父幾不能
生粗知學而哭吾師如哭吾之父焉未幾哭吾友如哭

吾之師比得祿而太夫人不逮養有子教之未立荷兩朝之恩而莫一舉報嗚呼况茲身繫縲紲西山東陵洎而未分孤臣之號庶女之痛南音之戚梁坪之章孰為發之日者以支幹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迄于今歲在闕逢麗于鶉火其弗延矣嗚呼其果然耶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嘗念之因述其系而極之以呼天之辭用自誅俾後之為烏鳶為螻蟻在陽城在回祿或返其遺骸或招其魂魄或藏其衣冠

庶令有考者憫其志而哀之焉辭曰

予槩觀夫古之人怙材者恒困于弗施志大者願聖賢之
之可躋嗚呼孟楊矧爾乏古之才而尚其志焉得不奇
於時而諉於戾爾負而君爾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
悠蒼天

劉先生墓志銘

王禕

處有文學之君子曰劉先生演字浩卿生於大德庚子
九月十日卒於至正壬辰三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嗣

子師曾以己亥十月十三日奉柩葬於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原既乃以書抵禕曰先人所與遊者衆矣然相知深者宜莫子若葬必有銘茲誼為古銘先人者非子而誰以惟子也請昔先生之典教義烏也禕時在諸生列托斯文雅故非一日重以師曾有請銘安敢辭劉氏世為處之麗水人祖桂父澤皆不仕先生生有美質於書無不讀自少工為文章有聲藉甚上饒鄭君原善其學長於經而明於性理天歷間以名進士為處州錄事先

生因從受業焉磨礱浸灌所資日深其於經書春秋尤
精著其大義輯為成書一時學者皆誦習之其為說務
以察前儒所未及非特利後生小子場屋之業而已其
他所為文皆從容順適不疾於矩矱講辨論議咸足以
達其意要其歸無不本于理者至於詩歌則春容大篇
如奔濤怒颿勢不可遏鏗鏘短句如鳴金戛玉粹然成
音流麗而平實自成一家言嗚呼先生之所自致若此
所謂文學之君子非歟先生姿貌豐整儀度醞藉性侗

儻且和易樂周人之急與人交無間親疎久益相好四方士大夫至是邦無不款門者先生與之或談經術或論政理或以詩章相倡和莫不厭其情乃去餘膏臙馥霑被於人為多至正初起為義烏儒學教諭又為龍泉教諭後署明善書院山長未及上而遂卒蓋先生之志甚遠其材甚周也惜乎不克顯榮不及展其材之蘊而推其志之所欲為故其卒也無不為之嗟悼嗚呼抑豈知先生之自致於不朽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娶

同郡葉氏有婦道前十一年卒至是合葬焉子男三人
長則師曾次師夏皆能世其家業者也次師雍早夫孫
男一人煜女二人銘曰

嗚呼先生邦之良也學韞于躬氣又昌也振華舒耀為
文章也儒林文苑肆翱翔也雖遏厥施所存者長也亦
既全歸茲其藏也後千百年勿壞傷也

凝熙先生聞人公墓表

王禕

凝熙先生姓聞人氏諱夢吉字應之婺之金華人也凝

熙者門人之所以謚先生謂先生為德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以凝熙易名為稱情也然先生非隱者也嘗仕於時有官位矣不見為先生稱而稱以私謚者先生之德不因官以為重故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也維聞人氏系出漢太子舍人通後居於蜀宋季有諱韶者為金華縣令因家焉子孫遂為其縣人縣令生逸孫元初為温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詵老仍世業儒號桂山翁翁生三歲而孤母王再適項氏翁鞠于項氏因從其姓娶

劉侍郎諸孫女實生先生乃以先生還氏聞人云先生
幼有異質學知嚮方鄉先達定菴王公某與其魯齋文
憲公柏崇高伊洛之學以承朱子之傳翁皆及其門而
所學得之定菴為多於是以其所得者以教先生父子
自為師友夙夜磨切所資日深先生於七經傳疏悉手
鈔成帙義理所在必深究而密察雖其微隱剖析靡遺
凡訓詁家之說有紛拏牴牾者皆為別白是非使歸於
一閉戶討論逾十年不出郊一日有約游城南者取所

藏革履御之履久弗御底腐且穿矣久之乃開門講授
四方學者咸來受業娶為憲府所治司憲者每禮致先
生坐郡庠為學者師及歷仕教官所至學者爭從之游
先生設教先道德而後文藝有以經傳疑義為問辨者
必為敷陳衆議而以已說折衷之使其領解乃已前後
學徒毋慮二千人隨其資而裁補之多為成材先生信
道甚篤持已應物一本於誠涵養既純內外一致長身
山立而退然不勝衣氣貌冲粹如玄文之玉溫潤無瑕

而乎尹煥然平居未嘗有惰容雖祁寒盛暑常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令人望之起敬即之愛慕不能舍以去蓋識與不識莫不稱為有德之君子者也泰定丙寅先生舉進士於鄉上禮部不合繼復連中鄉貢副榜用薦者為校官歷處州學錄衢州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以累考及格授泉州學教授至正戊戌朝廷遣治書侍御史李君國鳳經畧江南得承制封拜君嘗從先生游知位不稱其德除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而吏部亦

以先生年勞當陞調慶元總管府知事皆不上壬寅三月某日卒於永康之寓舍享年七十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山之原夫人胡氏無子以弟之子復亨後女二人長適唐壽道次適胡裕夫人之姪也先生之沒門人前翰林編脩宋濂原道書院山長吳履仁和縣丞唐元嘉等既相與謀私為先生諡又告郡太守祠之學宮而濂復述其所履為狀今國子學錄張丁嘗集先生遺文為六卷且以狀授禕曰子吾郡人知先師為詳冢

上之石宜有以刻之惟子也屬先生禕執友也誼不敢
辭乃論次如右而復爲之言曰

嗚呼聖賢之學先生之所爲學也觀其立誠以致乎本
推善以及於人表裏融通始終純壹稱爲有道之君子
夫何憾焉嗚呼先生爲足以不朽矣揭其徽猷著於貞
石後之來者尚有考於斯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九